

002378

807647

民族学研究

第七辑

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

民族出版社

民族学研究

第七辑

——纪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发表一百周年

民族出版社

002678

民 族 学 研 究

第 七 辑

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

•

民族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 1/8 字数：276 千

1984 年10月第1版

1984 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精装本印数：0001—1,000册 定价：1.55 元

平装本印数：0001—6,000册 定价：1.05 元

书号：3049·119

纪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 国家的起源》发表一百周年

指引我国民族学发展道路的巨著·····	秋 浦	1
谈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	白振声	18
怎样理解恩格斯关于两种生产的论述·····	侯绍庄 吴斯清	27
论两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原始社会发展规律·····	龙平平	36
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公式和恩格斯的两种生产学说 ·····	杨 堃	50
东北古代民族使用铁器的历史及对“铁器时代” 之管见·····	孙进己	65
人类原始群与杂交·····	陈国强	76
澳大利亚的级别婚试析·····	陈克进	82
人类早期婚姻和家庭形态辨·····	汪连兴	91
关于血缘家庭·····	黄淑筠	102
试论贵州苗族的亲属制度·····	王慧琴	115
神话传说与华夏族原始婚俗·····	陈剑山	125
论民主改革前凉山彝族的婚姻和家庭形态兼与 张光显同志商榷·····	史 波	133
试论康区藏族中的一妻多夫制·····	仁真洛色	141
从瑶族的婚俗看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	玉时阶	153
恩格斯与柯瓦列夫斯基的家族公社观·····	庄孔韶	163
布朗族怒族家长制家庭公社发展类型的比较·····	杨鹤书	177
关于私有制形成的若干问题探讨·····	卢 勋	195
论动产的私有及其原因·····	宋兆麟	219

关于族体研究的一些想法·····	王爱和	235
鄂伦春人的奥伦是巢居的遗存·····	赵复兴	247
佤族的创世纪神话——司岗离探析·····	王敬骧 胡德扬	255
纳西族山神崇拜初析·····	王承权	272
同宗继承法及其演变·····	刘龙初	281
新进化论试析·····	吴文藻	290
略论越南嘉来族的母系氏族制及其解体·····	莫俊卿	305
民族学与考古学·····	杨 群	316
电子录象与民族学·····	田 广	331

附录：建国以来研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文章索引·····	陈书梅编	339
-----------	------	-----

指引我国民族学发展道路的巨著

秋 浦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自1884年问世以来,已经整整一百周年了。这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列宁曾高度地予以推崇,认为“这是现代社会主义主要著作之一”。^①因之,无论从事什么革命工作的人,读了它都会受到启发,得到教益。对于民族学工作者说来我看尤其是如此。人们说它同时是第一部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著作,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这个评价并不过份。因为在这以前,只有资产阶级民族学,没有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自这书问世,才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新纪元。拉法格的《财产及其起源》,普列汉诺夫关于艺术与宗教的论述,以及十月革命后苏联学者某些有关原始社会的研究,应当看作是自《起源》问世以来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一些有影响的著作。在中国,我们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就应该沿着这本书所开辟的道路,结合我国民族学工作实际所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不容推卸的一项职责,也是对这本书出版一百周年最好的纪念。

以下试就六个方面的问题加以论述:

首先,要学习恩格斯那样把一切民族都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应该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的。在国内,中国境内各民族应该是它的研究对象。在世界范围

^① 列宁:《论国家》,《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

内，各大洲的民族也都应该是它的研究对象。我们要研究民族共同体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过程，研究各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大家在认识上，可以说并不存在什么分歧。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出现了问题。可以这么说，我们过去差不多全都研究少数民族，没有研究汉族。有一种不成文的说法，研究汉族的机构全国有的是，用不着我们去进行重复的劳动。实际上，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因为从全国来讲，研究汉族的机构虽然不少，但从民族学的角度来研究汉族的却是一个也没有。

把对汉族的研究长期置于民族学的范围之外，这是否受了西方的影响？在西方，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民族学实际上是研究落后民族，而把对本国比较先进的民族进行研究，则划入民俗学的范围。当然，即使在西方，以后情况也有所变化。依我看，在我们的工作中之所以出现上述现象，倒不一定是受了西方的影响，而主要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所造成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解放以前的旧中国，存在着沉重的民族压迫制度，民族之间的隔阂很深，全国究竟生活着多少个兄弟民族，可能是谁也无法准确回答的一个问题。解放以后，民族压迫制度被废除了，民族平等实现了，又经过一系列的民族工作，民族识别，民族语言调查，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这才把一些少数民族的发展情况基本搞清楚。因此在一个时期内，集中比较多的人力和物力来研究少数民族，是完全有必要的。不如此，就不能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即使在今天以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恐怕也仍然需要如此去做。但对汉族一直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作为民族学的研究来说，不能说不是一个缺陷。

我们从《起源》中可以看到，恩格斯在这本书中提到的民族共同体为数达一百五十多个，但主要研究的则是四个民族，这就是易洛魁人，希腊人，罗马人和德意志人。恩格斯用了三、四、五、六、七、八共六章，即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来专门论述这

些民族。易洛魁人比较落后，处在国家产生以前的氏族社会时期。希腊人，罗马人和德意志人，都处在从氏族衰落到国家兴起的时期。这三个民族就当时来说，是发展程度比较高的。希腊、罗马的劳动奴隶制，是一种发达的奴隶制度，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屈指可数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把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发展程度高的还是比较落后的民族，都是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我们的民族学实际上只研究发展比较缓慢的少数民族，不研究人数众多发展比较先进的汉族，显然是不恰当的

民族学的研究应当包括汉族，在今天提出这一问题，更有其迫切的现实意义。我们知道，经过十年动乱，一些问题给搞乱了，搞颠倒了，在民族之间的关系上，也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譬如在民族学研究所涉及的某些领域，就常常引起一些人们的非议。西南一个省份由于刊物上发表了一篇狗图腾的文章，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反对的一方也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指责狗图腾一文的作者“污蔑”少数民族，缺乏常识等等。在另一个省份，研究某些民族存在的群婚残余现象成了一种忌讳，人们矢口否认这种婚姻习俗的存在，声称“我们的祖先在婚姻问题上从来是非常严肃的”。

这些现象的出现，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民族学知识的宣传与普及工作做得很不够，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等着我们去做。象图腾崇拜现象，群婚现象，在各民族的历史上都是屡见不鲜的，也可以说是—定社会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人类文明就正是这样由低级到高级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的。没有过去，怎能会有现在？但由于人们缺乏这方面的知识，用现在的眼光去看过去的现象，把现在认为不合理的事，也就想当然地认为过去不会存在，这种以无知为有知，实在是一件可悲的事，再也不应该继续下去了。面对这一现实，作为一个民族学工作者，不仅不应把某些领域视为禁区，从此却步，相反的，更应以自己的合乎历史实际的科学研究成果，去教育各民族人民，提高各民族人民的知识水

平。当然另一方面，一些民族的思想情绪，对问题的理解水平和接受程度，也是应该注意到的。忽视这一方面，也将会出现和主观愿望相反的结果。

由此而使我联想到，如果我们把汉族在这方面的问题也研究一下，那将有助于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增进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减少各民族人民在接受这种教育时一些不必要的阻力。譬如群婚现象，在汉族历史上就存在过。《列子·汤问》上说的“长幼偕居，不君不臣。男女杂游，不媒不聘”，《管子·君臣》上说的“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说的就是群婚。这种现象，在汉族某些地区的现实生活中，也还有着残留。已故人类学家林惠祥，1951年在福建省惠安县，即调查到当地有一种长住娘家风的习俗：“妇女嫁后三日即回娘家长住，只有逢年过节方到夫家暂住。以后如有怀孕方可长住夫家。俗称长住娘家的媳妇为‘不欠债的’，住夫家为‘欠债的’。住娘家的时间至少二三年，五六年的非常之多，七八年的也不少，有到一二十年的。”^①林惠祥通过这一事实，联系到各地各民族的同类风俗，说明这是由母系氏族社会到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期所发生的风俗，再加以后来的封建社会的影响，因而使它长期残留下来，并改变和恶化了原来的内容。我觉得这样分析是具有说服力的。在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上，多研究一些汉族，使大家认识到，在历史上汉族也是这样的。这样，各民族人民看了都会比较容易接受，而不致引起什么反感。

应当指出，民族学的研究应当包括汉族，在目前情况下有其迫切的现实意义，绝不能视作一时的权宜之计，而应当看作这是一个长远的方针，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只有这样，我们关于民族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才算是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解。

第二，要学习恩格斯那样正确观察问题的方法。

① 《林惠祥人类学论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5页。

理论联系实际，这是一个原则，各门学科都适用，对民族学自然也是如此。公允地说，即使是资产阶级民族学也不是深藏在象牙之塔里，而是和实际结合得很紧密，只不过其出发点和结论，有很多都是为殖民利益服务的。正是在为什么人服务上，成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与资产阶级民族学根本相对立的重要区别之一。

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自然和实际结合得更加紧密。它重视实际调查，而又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为各民族人民服务，为现实斗争服务，在当前来说，就是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但在理论上如何与实际联系，如何为现实斗争服务的问题上，在我国民族学工作者中间，远不是认识一致的。有的认为，理论联系实际，这实际就是今天民族地区的现实。如果离开今天的现实而去谈论昨天和前天，那就是脱离实际。这样也就不能有效地为现实斗争服务。有的则认为，理论联系实际，自然应该花费很大气力去研究现实生活中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但这绝不能理解成只有谈论今天才是实际，一联系到昨天和前天就是脱离实际。这种把今天和昨天、前天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做法，显然是不正确的。

应该怎样去正确理解这一问题呢？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①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②

①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22页。

上面引用的这两段话的意思是很清楚的。要使我们的研究对于现实的运动有所帮助，便不能忘记现实和历史之间的内在联系。

列宁在1919年7月11日对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所作的演讲中，对这一思想作了更简明扼要的概括：“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了真正获得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被一大堆细节或各种争执意见所迷惑，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接着列宁提出：“我希望你们在研究国家问题的时候看看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我所以提到这部著作，是因为它在这方面提供了正确观察问题的方法。”^①

事实正是如此。《起源》正是在这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为了阐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在这本书的一开头，首先论述了原始社会的几个发展阶段，然后是家庭的发展阶段。往下谈到几个民族的氏族制度，私有制和国家在什么情况下产生，又将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消失，最终的结论是人类社会将经过阶级社会发展到下一个较高的阶段，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恩格斯的这一本书，无疑是为现实斗争服务的，但他却紧密地联系了历史的发展。这就说明，在我们强调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要为现实斗争服务时，绝不能把问题理解得太狭窄了。

同时应该指出，对事物的历史发展一无所知，对现实问题也就不可能有深入的了解。恩格斯为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写的序言中这样赞扬马克思：“他对当前的活的历史的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

^① 列宁，《论国家》，《列宁选集》第4卷，第43—44页。

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马克思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恩格斯接着作了这样的回答：“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象马克思那样深知法国历史。”^①可见没有对法国历史的精湛知识，对活的历史也不能了解得如此卓越的。

反过来说，研究历史的，是否也需要了解一点现实呢？我认为同样是需要的。研究历史，甚至是研究古代的历史，如果整天埋头故纸堆中，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毫无兴趣，我看也是研究不好的。古代社会早已消失，但往往在现实生活中留下一些残片，通过对这些残片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对消失了古代社会的了解。马克思曾经讲过：“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②同时研究历史也同样存在一个为现实斗争服务的问题，如果对现实斗争一无所知，又怎能做到古为今用，反映时代的要求？

民族学的研究方法，是从现状调查入手，而又不停留在现状上，要尽可能地去追溯历史，追溯历史的发展，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法，是应当继续坚持的。相反，就事论事，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却是不可取的。

第三，要学习恩格斯那样拥有广博而又深厚的知识。

从《起源》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出，恩格斯的知识是十分渊博的。他除了引用摩尔根的民族学材料外，还使用了大量的历史学、考古学、法学和神话学等方面的材料。他是把各个学科的知识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从恩格斯所写的大量著作中我们还了解到，恩格斯不但精通各门社会科学，还精通自然科学。他研究

① 恩格斯：《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1页。

②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8页。

德国的古代历史，就运用了语言学的材料。恩格斯懂得好多种外国的语言文字。这就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我国的民族学工作者，仅仅掌握一门民族学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当利用其他多种学科所已达到的成就，综合起来加以研究，这样才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取得突破性的成果。象研究一些民族的族源问题，既要有民族学的材料，也需要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的材料，甚至还需要包括体质人类学和群体遗传学的材料。单凭某一学科的材料，往往会显得论据不足，苍白无力。我接触到的一些考古学家，他们都希望民族学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些新的材料。因为他们研究的都是一些死的东西，一把石斧，一件陶器，用以判断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是可以的，但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究竟怎样就难以确定。历史学的研究也是这样。许多问题单凭史书上的简单记载是说不清楚的。我国古书上有知母不知父的记载，凭这一句话作解释，可以说是经过了母权制时代，但要藉以勾划出母权制社会的轮廓，则难以做到，他们也很希望民族学能够提供一些具体的材料。同样，民族学如不吸取考古学、历史学等等方面的成果，对一些问题相互印证，研究起来也将会是困难重重的。

对于民族学工作者说来，懂得一些民族的语言和掌握一两门外语，将会对工作带来很大的方便，单靠别人翻译是不够的，很难做到准确无误，有时甚至会弄得啼笑皆非。至今这仍然是我们比较薄弱的环节。我想如果有人根据语言学的材料，并结合民族学、历史学等方面的材料，对我国的汉藏语系或者是阿尔泰语系的历史变迁作一系统的论述，那将是对民族科学研究的一大贡献。

现在，世界上科学的发展趋势，一方面是各个学科的分支越来越多，分工越来越细。无论是自然科学抑或是社会科学莫不如此。以民族学为例，就又可以分为若干分支，而且这种分解过程还在继续发展中。但另一方面，是在各个学科之间又出现了互相

渗透的情况，出现了一些边缘学科和跨门学科。这就需要我们逐渐熟悉并掌握各学科的知识用以进行综合研究。《起源》一书之所以能对一些问题阐述得十分有力，我想这应该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很好地学习恩格斯所作出的榜样。

第四，要学习恩格斯那样重视两种生产理论的研究。

两种生产理论，并不是恩格斯在《起源》一书中才开始提出的。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共同论述过这个问题，可见这也是他们两人共同的思想。尽管如此，恩格斯在这一本书的序言中却把这一问题提得更加明确。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生产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①恩格斯认为这两种生产对整个社会发展都有着制约的作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不同社会形态的具体应用，对于我国的民族学工作者，无疑将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两种生产理论，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是持否定态度的。斯大林认为，“人口的增长对社会的发展有影响，它促进或者延缓社会的发展，但是它不可能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不可能是决定的影响”。^②在一个长时期内，苏联学者对此也是持否定态度的。罗森塔尔与尤金合编的《简明哲学辞典》说：“恩格斯在序言中犯了一个错误”。^③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为《起源》一书所写的序言，也说恩格斯在序言中有“一个不精确的地方，这个不精确的地方对于各种物质生活条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问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

② 《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94页。

③ 《简明哲学辞典》，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91页。

题可以产生错误的观点。”^① 斯大林的论述，对我国民族学界的影响极大，仿佛只要牢记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这一个公式，就可以应付任何历史的变迁而万无一失了。

当然关于两种生产理论，是可以继续进行研究的。不过要轻易地加以否定，恐怕也是难以做到的。这是由于，第一，恩格斯提出的两种生产对于社会发展都有着制约作用，并不是指任何情况下都具有着等同的作用。无疑，在整个阶级社会内，由于物质资料的生产作用日益显著，它对于推动社会的发展常常是起着决定的作用。但不能因此就说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特别是在人类社会的初期也是如此。恩格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问题的。他说：“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② 第二，历史的发展，我认为恰恰是证明了而不是否定了恩格斯这一论断的正确性。试想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初期，特别是在畜牧业和农业出现以前，人们完全依赖天然生产物来维持生存的时候，那时人们和大自然作斗争，主要依靠的是人的群体力量。恩格斯正确地指出：人们“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界中的最伟大的进步，还需要一种因素：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③ 当然在那种情况下，人们也不会赤手空拳，依然会使用工具。开始使用的是天然的木棒和石块，以后是加工过的石器，这些都只能在生产中起些辅助的作用。还应当指出，即使是在那时，生产工具也是逐步有所改进的。不过其改进的速度非常缓慢。“已故苏联经济学家斯特鲁米林院士对人类社会技术进步和生产发展的速度曾作过粗略测算。他认为，石器时代技术进步的速度平均每一万年只提高百分之一至二；进入铁器时代，反映技术进步的生产率的

① 张仲实译：《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9页。

增长速度，平均每一万年提高百分之四弱；到蒸汽时代和电器时代，以美国为例，产业工人劳动生产率从一八七〇年到一九四九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一一点五至三”。^① 上述测算自然不可能精确，但它大致上反映了历史的进程，却是无可置疑的。人类社会初期生产力水平如此低下，而作为主要生产力的人类自身，由于近亲通婚，加上贫乏的物质生活，缺乏必要的医疗条件，人口的增长率一直很低。苏联学者德·伊·瓦连捷伊有个估计，1974年时，全世界共有人口三九点三三亿，每年增长可达百分之一点九三，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约五千多年前，全世界共有人口五千万人，每千年的增长为百分之四十；而在旧石器时代末期，约一万多年前，全世界共有人口三百万人，每千年的增长仅为百分之八。^② 一万多年以前，人类的人口增长尚且如此缓慢，十万年以前怎样，百万年以前又怎样，是不难推测的。在那时，人在出生之后成长为一个劳动力，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据贾兰坡对周口店山洞中四十个北京人尸骨的鉴定，死于十四岁以下的占百分之三十九点五，死于三十岁以下的占百分之七，死于四十岁到五十岁的占百分之七点九，死于五十岁到六十岁的占百分之二点六，还有百分之四十三的北京人寿命难以确定。^③ 在上述统计中，死于十四岁以下的比例是相当高的。可以想象，那时的人们是处于何等孱弱的状况。如果遇上瘟疫流行，造成整个群体的死亡，那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就更为重大。而采取远亲婚配，自然选择的作用，人们身体的素质就会好些，人口增加相应地也会快些，这在当时生产工具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对于推动社会的前进，无疑将起巨大的作用甚至是决定的作用。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情况当然会有所不同。但即使是在阶级

① 转引自孙治方：《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经济保证》，1982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

② 《马克思列宁主义人口理论》，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59页。

③ 《中国猿人》，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1年版，第130页。

社会内，人类自身增殖依然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问题。当今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的变革虽则决定着社会的发展，但人类自身的增殖，在世界范围内，如今正以每年增加一亿人口的速度前进，如果保持这个速度，一万年以后，全世界的人口将超过一万亿，平均每平方公里的陆地上将有一万人居住。在我国，现在每年净增人口一千一百多万，如果保持这个速度，一万年以后，我国人口将超过一十亿。这都是不可思议的。因之，对于人口增殖如果不加限制，则其对社会的发展又将会起什么作用？值得深思。基于这种认识，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对于我国的每一个民族学工作者来说，实在是具有很深的教益。我们要通过对每一民族共同体发展过程的研究，来具体阐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两种生产的不同作用。这种从每一民族共同体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的研究，既符合于每一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实际，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的极大丰富。

第五、要学习恩格斯那样正确地对待历史文化遗产。

如何对待历史遗产，在科学研究中是经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恩格斯在《起源》一书中也为我们作出了范例。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恩格斯在这书中旁征博引了八十多位学者的论著，其中有些是与他同时代的人。他对这些学者的成果，一一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采取了批判继承的态度，即批判其错误的方面，继承其合理和有用的方面，这完全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以巴霍芬为例，他写了《母权论》一书，提出了人类早期曾出现过杂婚、血统按女子计算、妇女在当时占有统治地位，以及后来向个体婚转变等一系列观点。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现象？巴霍芬认为，这不是人们现实生活条件的反映，而是这种生活条件在人们头脑中的宗教反映，是宗教作用于人们头脑的结果。这种解释，自然是唯心主义的观点。但恩格斯并不使用大棒，简单地一棒打死，相反在指出这种观点一定要归结为纯粹的神秘主义的同时，依然给予很高的评价，肯定他有四大功绩，是一个开辟新